



## 三叹孤独

假如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，完全孤独的，你就把这种孤独用作你的安慰和你的力量。

——霍德华·法斯特

因为害怕孤独，所以我们找人陪伴。因为习惯了被陪伴的日子，所以再也无法茕茕独立，于是终其一生都在弥补所谓的“空窗期”，拖沓的也只是自己的人生而已。如果一开始便不那么害怕孤独，不那么执著于依赖，或许我们的人生可以大变模样，可以走得更快，兴许更远。毕竟来来去去生老病死，只一人而已。

在你恐慌畏惧悲伤痛苦之后，能平复你心境的不是酒精与迷乱，亦不是刺激与颓败，而是一个人沉淀思绪，那时万籁俱寂闻得到花香，那时安之若素寂静欢喜。

### 二

孤独不是在上而是在街上，不在一个人里面而在许多人中间。

——三木清

总有人如陶渊明般抛却倾世繁华寄情山水，总有人如嵇康阮籍放得下功名利禄浪迹人间，而我最欣赏亦是最向往的，则是东方朔的“大隐隐于朝”的情怀。伴君如伴虎，时政喧嚣，政治黑暗，大多数的人沉溺其中终是永沉黑暗，小部分的人抽身而退爱上山水如画桃源世外，是为“小隐”，再者便是匿于市井之中空怀一身才华，是为“中隐”，而最最者，却只有东方朔将孤独诠释到了完美。什么功名利禄，什么灯红酒绿，什么浮世清欢，看罢、笑罢，都是我存活于世的方式罢了，我心本孤独，我为本放浪，何畏他人之嬉笑怒骂？

### 三

越伟大，越有独创的精神越喜欢孤独。

——赫胥黎

你总是记这记那，你为他怦然心动，你因他苦不堪言。在你浪费给他们的这些日子里，岁月早已入殓。在你意识到，浪费了多少多少的时光时，曾经的眸里狂妄早已再无火光。祝你曾把那些琐碎的琐事、你身边来来去去的人一笑忘之，兴许你曾坐船看过那天盛开的花，或许你也曾感叹那句“住在布达拉宫我是雪域的王，走在西藏街头我是最浪的情郎”。这世间还有太多的风景等待着你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某年某月某日回想起今日此时，我也曾独自完成过值得我回忆一辈子的事啊。

浮生芥子，人生本已不易。最美的时光，便留给自己叹息，抑或珍藏。

(市实高高三 15 班 刘亦姝)

### 点评

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中有段脍炙人口的精彩语句：有些事，只能一个人做；有些关，只能一个人过；有些路啊，只能一个人走。孤独，是一种际遇，更是一种境界。笔者在“三叹孤独”中品味孤独，在玩味孤独中找寻到了孤独的伟大能量。

(市实高老师 焦娇)

# 归去来

## ——读《陆犯焉识》有感

严歌苓是我极欣赏的一位作家。初识她的文字，是一本《天浴》，令我惊艳的并非她的文字有多华美抑或洗练，她在文笔上并不是独树一帜、无可复制的。我只能说，她是个生来便该讲故事的人。我总是固执地认为，并不是身为作家就一定会讲故事、能把故事讲好的。故事不是自传，即使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，也不能完全囿于个人经历的一隅，那样未免格局过小了，诸如我所欣赏的另一位作家张爱玲，她的文字也曾令我心折，但一直牢牢地印着个人的烙印，每本书的主角仿佛都是她自己——那个着一袭深红旗袍、漫不经心打量着来人的旧上海女子。严歌苓则不然，在我看来，她具备一个讲故事的人最应具有的品质：抽身其外，却又目光悲悯。简而言之，读她的书，我常会忘了是谁在讲这个故事，却又实实在在地被这个故事感动。她不是一位特色鲜明的作家，可正如佛在世间有万千相，通过她的文字，她可以化身无数人，无论是以一杆猎枪归于浩净的知青文秀，还是在异国赢得亲情的小姨多鹤，甚至是前半生后半生宛如两世的知识分子陆焉识……因此，我又打开了这个新的故事，这个“翻手为苍凉，覆手为繁华”的说书人归来了，依然未令我失望。

这本书名为《陆犯焉识》，读罢全书，最令我“牵肠挂肚”的也正是男主人公陆焉识。张艺谋导演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将其改名为《归来》，我倒是偏爱这原本的名字，因为在我看来，本书便是一部陆焉识的成长史。而偶有一日得见一书评，才明白书名原有更深的隐意，主人公陆焉识和冯婉喻的名字相连，便有“哪里得出委婉的讽喻”之意，一句话便足见作者的傲慢。可她确是有傲慢的资本的，本书涉及的“特殊文学”题材，是许多作家公然废弃的富矿，她却施施然弯腰捡起了这样一个“烫手山芋”，并且没有辜负它，反将它烹制得香甜可口、回味无穷。

说起陆焉识，其实他的整个人生便是一个“讽喻”，曾经他也并不委婉，也曾墨汁深蘸，呼号着对命运毫不掩饰的诘问和轻蔑。是的，早年的陆焉识，更确切地说是刚刚从云端跌入泥淖的陆焉识，便是这样一个人。1954年“肃反”之前的他，生命中各种或占据主流或昙花一现的元素，俨然是一位旧家庭出生的知识分子的

标准配置：继母风情而又干练，为他张罗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，女方是温柔娴静的大家闺秀冯婉喻；自由不羁的留学生活之后，同样顺风顺水地成了大学教授，才华遭嫉恨，出轨也坦然。此时的陆焉识，怕是根本无从想象此后20年的荒漠改造生活。不过，正是之前的顺遂，合理地解释了他初掉进逆境的无所适从。前半生的风流得意，只是因为山雨未来，在仍需要保持优雅风度来角逐名利、寒暄客套、和气生财的“文明”社会，有家世有才情的陆教授自然是众人结交攀附的对象。可是“肃反”来了，在生存大过天的时候，连名与利这类平日里人们趋之若鹜的东西都成了虚的，更不用说“信义”“尊严”这类本就“虚无缥缈”的名词了。当人们撕下了或温情脉脉或不可一世的面具之后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已想不起分什么贵贱、摆什么架子了，只是本能地跪在名为“活着”的欲望之前，齐刷刷地为头顶上笼罩的阴影而瑟缩、而惶惶不可终日。他们似乎把在“文明”社会里学会的那一套全丢了，却仍有些没有忘记：堂而皇之的审判、推别人先死来为自己换得片刻安宁的揭发、苟延残喘的“坚韧”……根植于骨子里的卑贱，宛如身体里流淌的血液，生命存续一日，便一日不会枯竭。

我每每不忍想象此时陆焉识的心情。他自然与这些人不同，曾经他也是与他们不同的，只不过那时的他是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，为众人所敬羡的，可如今的他，俨然是绵羊掉进了狼群。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家世，成了第一根拖他入水的水草并且始终散发着潮湿的腥气，将他紧紧纠缠；他才华满腹，在荒凉的大西北、在靠体力挨过一天又一天的改造生活中却毫无用武之地，反而造就了他的书生意气、“不识时务”，让他在面对犯人间相互围猎与倾轧时茫然无措，令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，直至被判为无期；他风流倜傥，信奉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”的论调，视柔顺的妻子婉喻为自己生命中寡味的开端，却在回忆里作为那个唯一会点一盏小灯待他归来的人，成了他完美的归宿……在归来无期的日子里，他确实被改造了，却不是被改造成模式化的“规矩”和“老实”。这20年的苦役，其实是他对婚姻和爱情所赎的罪，他所思所想的，其



实与“反革命”“服从管教”这类似乎与他自己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字眼毫无关系，在他心里，劳教生活是自己向妻子忏悔的一个契机，所以他在心里给妻子“盲写”信，他逃狱，他像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那样发足狂奔，誓要赢回妻子的爱。他在回忆里描摹妻子的样貌，才恍然发现那个低眉顺眼的女子，原来也有“美得耀眼的瞬间”。正如作者所说：“这一切不是当时三十多岁的陆焉识能够解读的，是五十岁、六十岁的陆焉识一点点破译的。”其实在在我看来，如果陆焉识没有经历这一番变故，对这样的破译也是无能为力的，即使到了五六十岁，他和冯婉喻也只不过是又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罢了。两人之间爱情的升华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间点，其实正诠释了作者的爱情观：“最最强烈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爱情”，是的，假如爱情不需终日相对，不需共剪西烛，连苦涩都能享受，那还有什么能阻碍呢？

事实上，确实有一样东西能阻碍爱情的圆满，那便是命运。陆焉识回来了，冯婉喻却失忆了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要面

对小市民般庸俗的儿子的排斥和利用，小女儿对自己的爱怨纠结……归来的陆焉识仿佛重获了自由，又仿佛陷入了另一个牢笼。故事最终，他的选择令我颇感讶异：他带着妻子的骨灰回到了大西北。细想之下，却又不禁释然，他在完成了对爱情的救赎之后，又完成了对自由的认知：其实他终其一生都被囚禁，曾经被家庭和婚姻以爱之名而束缚，之后被派系争斗的大网所笼罩，最后在儿子的讽刺中变成一只爪牙落尽的困兽……曾经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时，他一直是空虚的，可当他以“归来”为目标、自以为找到了人生的奔头时，迎接的却又是另一种手脚被缚的不自在。我想，这是因为他一直都是个顺从的人，虽然他表面上那么张扬骄傲，他顺从于外界对他的定义，他想归来做一个令人尊敬的陆教授，归来做妻子的好丈夫，儿女的好父亲，唯独回避了做他自己，做陆焉识。幸好，最终他说：“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”，曾经的肉身囚禁之地，变成了他最终的精神自由之所。这一次，他才是真正地归来了。

(省镇中高三 5 班 顾雅婷)

### 点评

严歌苓的文字就像她的名字给我的感觉那样，好像是栽在铁皮花盆里的玫瑰，鲜艳的外表将人吸引至近，但是靠近以后才能看到冰冷的外衣和身上的刺。这样的作品用电影的形式是很难表现出它的精髓的，即便是张艺谋这样的大师来操刀。只有当我们潜心打开散发墨香的文本时，我们才能真正透过文字领略一个在我们心中独一无二的陆焉识。作者对主人公的解读是深刻的，我相信她是真正读懂了陆焉识，也读懂了严歌苓。

(省镇中老师 江海健)